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四回 淺草纔能沒馬蹄

真正瞭解中華文化價值的人，必然知道《易經》與陰陽五行之道。很不幸，就像西方一樣，百年來中國人只相信眼睛，將簡單到可以重複的現象謂之「科學」，利用科學技術，創造了物質文明。到今天，物質成為驗證真理的唯一標準，人生也變成唯物的舞台，人除了眼前所見到的物體變化，其他一概不相信了。

中醫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，雖曾沒落一時，幸而真理難以被抹煞。到二十一世紀，中醫終於堂皇屹立，成為舉世公認的「科學」技術。原因就在中國人自己洗刷了「百年之恥」，拾回了民族自尊心。

一個自幼接受西方教育，成長在西方思想中的知識份子，實在很難接受「物質為體，精神為用」的觀念。於是，迷信二十世紀物質科學的人，一口咬定精神科學的「唯心」、「主觀」、「落伍」、「迷信」！

「陰陽」其實是站在人的立場上，觀察宇宙事物後，歸納而得的兩種極端的現象。簡言之，就是感官相對的觀測值，也可以說是宇宙中相對現象的總綱領。

陰陽之下又分形體之有無，以及變化之動靜。有形之體指物質，無形之體指精神；動的變化是時間，靜的變化為空間。

宇宙是一個系統，其本體是無限開展的，屬陽；而宇宙的基礎是緊密收斂的，屬陰。人生存在宇宙中，不過是陰陽和合，藉著個體屬陰的立場，將各種時空訊息總攝於宇宙整體。明乎此，生命的意義就昭然若揭了。

若將人體視為一個獨立的封閉系統，相當於一個小宇宙，則陰陽的訊息代表了對本系統各種動靜的認知。而人體又受生存環境影響，有了能量消長的變化。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，中庸即陰陽調和的狀態，可視為生理狀況之參考值。而調整人體生理狀況的方法，稱為醫術，此法則發源於中國者，則稱中醫。

中醫視人體為一個統一完整的系統，是以「臟腑經絡」為核心機構，由「精血氣液」貫通，再佐之骨骼、肌肉、膚髮、器官等，以維持環境與個體間的「平衡」。明乎平衡之理，即可透過「望聞切問」的手段，察知人體中各種消長變化的訊息。

若以科學立場來分析，汽車是工業產品，是人所設計的一種機體。汽車動力來自汽油，汽油要以化油器將之分解成懸浮粒子，在高溫下與氧氣化合，在這個過程中會有能量釋出，便可以之為動力。有了動力，就需要保護、應用、操縱、制衡等機制，於是才有了各種相關的裝置。

汽車是人創造的，人當然知道它運作的機構。而人卻是大自然長時間演化而來，人又憑什麼瞭解人體機構呢？在還沒有完全認識自己以前，人是不可能瞭解人體的一切機能的，充其量只能說是在學習摸索，積累經驗而已。

要成為汽車的修護「醫生」，當然要知道車子的結構，讓各種功能「正常」、相互「平衡」。同理，要成為人醫，就要瞭解人體結構，並維護各種機能的平衡。至於維護的方法，一個有經驗的機械師，只要聽聽引擎聲，看看排氣狀況，由一些「現象」就可以得知哪裡出了毛病。

中醫把「疾病」視作一種「現象」，為生理暫時失衡的狀態。事實上身體並不「知道」什麼是病，卻有一套維持「正常」的機制。這個機制是以氣色、血液為介面，通過固定的路線，要在幾秒鐘以內，抵達身體每一個部位。而每一種機體或器官，會與經過的氣、血交換一些物質。生理之正常與否，可以由氣、血現象觀察出來。診治的方式，則為調和失衡之因，設法使其機能恢復正常。

「臟」是指機構功能「藏」於體內者，屬陰，有五種，是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，以調適內在氣血。腑為「肉之府」，以「通」於外，屬陽，有六種，是膽、胃、小腸、大腸、膀胱、三焦，負責輸入營養、輸出廢料及其間的處理。

「經絡」是生理訊息的傳輸通道，透過組織的結構性完成。所謂結構性，又分先天的遺傳性及後天的習慣性。先天是源於卵細胞分裂之「同質性」功能（見後）；後天則藉肢體在成長或運動時，基於生理習慣，所形成的最有效率的記憶途徑。

「精」乃生命之源，或來自父母，或來自食物；「氣」是生存之本，有物質之氣，也有功能之氣，以及刺激訊號之生化電氣；「血」為生存之繫，攜帶各種物質，經由血管傳輸全身，成為各單位細胞與整體溝通協調之關鍵；「液」係生態之基，有潤滑、消化、殺菌、調節、訊號及運輸等各種功能。

此外，人體尚有神經系統，專司傳遞刺激感覺，用者是主觀的個體。然而生理是客觀的系統，感覺如何並不重要，生命的維持才是關鍵。西方人體生理學以為明瞭神經系統，就能夠理解生命的奧秘，實為謬見。

生命的維持與主觀沒有一點關聯，否則個體一旦失去生存的意志，隨時就可以主動的關閉生命系統，這樣一來，生命就難以延續。更進一步，生命兼具了物質與精神雙重性質，物質生命體的機構必須在精神的協調下，才能發揮生命的全部機能。

有無數案例，證明一些絕症的患者，往往在群醫束手的情況下，或因宗教信仰，或因溫情，甚至是偏方而得以痊癒。只是人們昧於對精神現象的認識，兼以受到「假科學」信奉者的排斥，以致真相不明（當然，由於智慧不興，致假的居多）。

比如說，遺傳基因是物質性的，但遺傳行為就完全找不到任何物質基礎。科學家長期大量地觀察動物行為，發現成鳥在交配之初就「知道」要築巢。鳥類是怎麼知道的？又如何選擇「安全」的位置？何種材料最為「理想」？應該「採用」何種建築「方式」？怎麼去「判斷」巢已「完成」？這一連串的問題，與物質結構完全無關。

然而，一隻人類認為不具「智能」的小鳥所築的巢，往往要比人編的更為精巧。人們推說那是「本能」，卻不知道本能藏在哪裡？就算扯出遺傳基因、大腦神經，也編造不出任何能讓自己信服、能編織鳥巢的理由來。

唯一可以解釋的方式，便是人必須先行承認，宇宙能量具備兩種形式，其中「物質」是體，是具體的、靜態的形色質狀；「精神」是用，是抽象的、動態的連續變化。精神的變化是本存的，但因人的感官作用建立在物質的形體變化上，必須先有物質結構的介面，藉以觀察能量變化，從而得到認知。

在生命法則上，生存是獨立於人之意志與認知的系統。故五臟六腑、精氣血液，外加四肢五官、骨肉皮膚，都必須協調自律。這套系統經過億萬年的調適，早已成為一種抽象的網絡。再經過先賢長時期的追蹤、研究，整理成為「經絡」學。

「經絡」是經與絡構成的一個網絡系統，「經」貫上下，「絡」交錯於各經之間。經有十二種經脈，分為陰陽及手足兩類，其下各有三組。每組各聯一臟腑，並以之命名。經脈有其運行的方向，可以作為生理治療的依據。其方向是，手陰經由胸至手，手陽經由手至頭，足陽經由頭至足，足陰經由足至腹。

不僅如此，經脈還能前後銜接，自成循環，其順序如下：手太陰肺經→手陽明大腸經→足陽明胃經→足太陰脾經→手少陰心經→手太陽小腸經→足太陽膀胱經→足少陰腎經→手厥陰心包經→手少陽三焦經→足少陽膽經→足厥陰肝經→手太陰肺經。

經絡的分佈是陰陽相對，陰經在四肢內側以及腹部，陽經則在外側及頭部。對身體部位而言，頭為諸陽之會（陽主動，人以頭部為動之始），故少陽在頭之側（少者側立於長者之旁者），陽明在面部（面主視故明），足太陽在頭後及頂部（足之功於頂天立地），手太陽在頰及顛部（頰、顛為人臉之用，手及人之用也），且皆為外表。在內層組織中，手少陰及足厥陰經上行入目後兩者相連（是謂之陰也）。

五臟又與五官及經絡相連，相互影響，諸如：

心主血脈，開竅於舌。手少陰心經，合手太陽小腸經。

肺主氣，開竅於鼻。手太陰肺經，合手陽明大腸經。

脾主內分泌，開竅於唇。足太陰脾經，合足陽明胃經。  
肝主清理血液，開竅於目。足厥陰肝經，合足少陽膽經。  
腎主排洩，開竅於耳。足少陰腎經，合足太陽膀胱經。

實際上這是一種最精簡的排列組合方式，共有兩儀、三才、四肢、五臟、六腑。是將五種機構全部納入一個系統，所得到的一種網絡。

一元為：人體網絡系統。

兩儀計有：陰陽、表裡、寒熱、虛實等。

三才計有：太陰、少陰、厥陰。為有別於陰，另有太陽、少陽、陽明三種。

四肢計有：左手、右手、左足、右足。

五臟計有：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。另有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膚五種感官。

六腑計有：膽、胃、小腸、大腸、膀胱、三焦。

根據《智慧學》的理論，經絡是生命體自胚胎成形後，開始細胞分裂之過程中，所遺留的痕跡。細胞分裂必然的結果是：

一、所分裂的細胞必然具備「同質性」。

二、在長度延長最多之方向，細胞分裂數量最多。

三、同質性細胞最多之機構，往往在骨骼或筋絡交錯下，形成渦漩區。若對此渦漩施壓，能令同質細胞產生共振效應。

以經絡的結構而言，正與胚胎的發展相似，在最初，胚胎宛如蝌蚪，背部的弓形部分暴露在外，是為陽位，而包含在內者屬陰位。及後胚胎漸長，細胞加速分裂，才有手足，即為前述之同質性延長。經絡及穴道因而形成，並負起生理的調節作用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判斷根據，在前面所說的系統外，必須另有一個對等的系統。兩者相互參考，才能瞭解其作用，這個判斷系統便是陰陽五行。

在長時期觀察中，中國人發現宇宙實為一整體，人的有無、得失、大小、多少等概念都是相對的。這些概念必然相互存在，缺一不可。即《道德經》第二章所云：「……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……」

同理，是非好壞、利害生剋等觀念，也都是同一體系中，相對比較的結果。是以在同一個整體中，有利就有害，有害也必然有利。如果站在人的立場，以某一標準作為「利」或「害」的判斷，則必然牽涉到其他相關的利害關係。

如果以這種觀念為前提，可以假設以下的定理：

定理一：任一正常的個體，其能量保持均衡。

定理二：能量恆變，在正、負之間振盪。

定理三：任一個體皆由最簡單之基本個體組成。

據此，則可推論公理如下：

公理一：根據定理一，若係不正常的個體，則能量不能保持均衡。找出其中不均衡的能量關係，就是一種治療方法。

公理二：再根據定理二，對任一主體而言，其總能量不變，故變化僅為相對之正負，假設正為「利」，負為「害」。此變化可謂有利必有害，有害亦必有利。

公理三：根據定理三，個體由基本個體所組成，人體中基本之個體，假定其名為「器官」。再由公理一及公理二可知，正常的器官與器官之關係，必然非利即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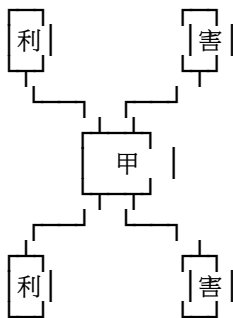
假設：人體中有器官「甲」。

推論：由上述公理，可知「甲」與利、害之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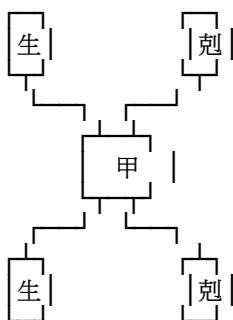
結論：利有〔利於甲〕、〔甲利於〕。

害有〔害於甲〕、〔甲害於〕。

利與害對主觀個體而言，有四種相對關係，為一正常整體必備的判斷因素。如綜合前述結論，可得下表：



利、害只是假設代號，若將利於視作〔生〕，害於視作〔剋〕，便有所謂的〔生甲〕、〔甲生〕、〔剋甲〕、〔甲剋〕等四種關係。



有了甲，當然可能有乙，也可能有丙。若以之排列組合，則只需「五種基本個體」，就能形成一種彼此全無矛盾的「生、剋」

組合。

茲以金、木、土、火、水五種名稱代表「五行」。

生：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

剋：金剋木，木剋土，土剋水，水剋火，火剋金。

由上式可證明，五行的觀念並非迷信，而為符合邏輯的現實狀況。

妙的是負責體內機能調節的，正好是「五臟」。而且彼此之間，有著能量消長的生剋關係。在中醫的術語上，肝以木代表，是「環保」的機構，負責血液的淨化及保養；心屬火，有「動力」的作用；脾屬土，是「生化」的大本營；肺以金代，因氧氣為體內新陳代謝之利器；腎屬水，水是一種溶劑，能將體內有害物質排出。

此外，感官之刺激皆為對比之現象，故以陰陽、表裡、寒熱、虛實來判斷，在中醫上稱「八綱辨證」。舉凡動、熱、強、剛、快、浮、上、外為陽。與此相反，靜、冷、弱、柔、慢、沉、下、內為陰。

漢儒鄒衍首創這套邏輯系統，曾讓中華文化大放光芒。只可惜近人在洋化的五四運動催化下，藉由三個定理演繹的「歐氏幾何」被視為經典，而同屬邏輯真實的陰陽五行，則被貶為「迷信」（絕妙的對比是，知識份子不懂什麼叫做「相對論」，卻把愛因斯坦的話視為聖旨。偏偏一模一樣的陰陽相對觀，就被斥為不科學）！

陰陽也是一種能量平衡的關係，但屬於觀察的現象。陰陽之間相互依存、消長、變化出各種症狀，再配合各器官間的生剋調整，就形成了中醫的基本理論。

配合前述的生剋觀念，可以闡釋如次：

金生水：金=肺，水=腎。肺有氣，腎有精，氣生精。新陳代謝良，利於腎。

水生木：水=腎，木=肝。肝清洗血液，廢物如尿酸等，藉腎排出。

木生火：木=肝，火=心。肝為血液清洗調整之工廠。

火生土：火=心，土=脾。脾為生化室，血液循環全身，將訊息交脾處理。

土生金：土=脾，金=肺。脾消化食物，以助氧氣之運行。

金剋木：金=肺，木=肝。氧氣充足，可剋制肝功能之過旺。

木剋土：木=肝，土=脾。血液新鮮，可剋制脾功能之不良。

土剋水：土=脾，水=腎。內分泌健全，可剋制腎功能不良。

水剋火：水=腎，火=心。排洩正常，可剋制血液循環不良。

火剋金：火=心，金=肺。血液健康，可剋制呼吸功能不良。

中醫就是「補不足、洩有餘」，以維持生理能量平衡的調適方法。既有理論又有實效，中國人生息，代代皆靠中醫維護。奈何挾洋自重者心存偏見，唯洋是崇，凡是洋大人所不懂的，都成了胡說八道。

望診是以視覺觀察為準，主要分望形及望色。望形是看外表上有無不正常狀況，又分精神、姿態、體形、五官特性及排洩物等。其實不必學醫，人人皆可從外表看出身體健康與否，不過學後能知道更多細節而已。

望色又以五色為準，是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，作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之表徵。唯此五色不是美術上的五種顏色，而是五種現象。

青是指微血管或血管有瘀血狀況，主寒，主痛，或其他因素而致阻塞。木主通，青代表不通，故為木症。治時宜扶水生木或生金制木，看各種情況綜合決定。

赤與青剛剛相反，是血液充斥，過於旺盛所致，主熱，是木生火。心火旺，有實旺及虛旺兩種，實旺宜強腎，是以強水剋火，虛旺則應扶火抑水。

黃指膚色乾枯，是脾土虛弱，消化不良之症，主虛。

白是缺血之兆，扶心，主虛，主寒，宜扶肝。

黑色乃較青色更嚴重之狀況，係指腎衰肝亦虧，血液不清之色，主寒，主痛，主虛，宜扶腎。

聞、問是確定病因及個人感受，只供參考。

切診俗稱「把脈」，又是中醫之科學明證。脈指的是血管之動脈，由於血液貫通全身微血管，任何生理狀況都由血液攜帶信息，送達各器官中，以統一處理。人體的健康既然是以血液的機制達成，自然可以根據該機制加以診斷。

中醫把脈的方法，是一種絕妙的「脈象編碼」，利用三根指頭，壓在來自心臟之動脈血管上（此血液係剛由內臟傳來者）。當今中醫多採「寸口切法」，是因寸口（即橈動脈腕後淺表部分）正當太淵穴，是五臟六腑的始終。三指計有九種指法，偵測四種相對現象以及一些參考條件，以判斷生理平衡狀況。

指位上血脈搏動之深淺、快慢、強弱、齊散等四象，主要有二十八種狀況，分別代表了五臟六腑當前的狀況。

錢昆本具慧根，逍遙子一教他就會，一會便通。等到逍遙子教他用藥時，他就有意見了：「師父，為什麼中藥不能煉成熟丸呢？」

逍遙子笑說：「不是不能，是這人還沒有開竅。」

錢昆從逍遙子的眼神，猜到那人就是自己，又問：「行得通嗎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天下有什麼事行不通的？只看時機到了沒有。」

「什麼時機呢？」

「春花秋月，夏暑冬雪，不都是時機嗎？」

錢昆潛心研究，發現關鍵在於用藥方式，基於調和的原理，用藥有輕有重，分量差異極大。他設計了一種計量方式，完全符合方劑的配製。此外，他還確立了一種用色的制度，以供丸劑的辨識。

草藥之製煉本不夠精準，傳統中醫堅持煎藥，那又是一門大學問，其中牽涉到火候、用水，又有光煎、包煎、急煎、單煎等各種名堂，結果問題叢生、難以推廣。若將草藥製成丸劑，不僅服用方便，而且統一了品質，增加了療效，中醫因而大放異彩。只是錢昆本人並未因此得名獲利，他以不具名方式，交給一家出版公司。該公司則將這份文件冠以「大內珍藏」，廣為宣傳，一時轟動杏林。

二〇〇八年初，逍遙子見錢昆醫道已有小成，便令他下山。

「今後我將怎樣學習呢？」錢昆有些不捨。

「需知上人無師，你必須自己參詳，我該講的都已經講完。天地乾坤本為一，唯有陰陽之組合。陰陽相合是為無，陰陽相分別為有。」

「在人體中，有有相通，稱之為氣。氣中陰陽相合，機能正常，反之即有，有者為病。醫者，即查明陰陽，補之抑之，以求平衡之意。人又有精，精又代代相通，所有孽業都將傳之後代，斯為因果。」

「我所傳的醫術，尚需你自行研習應用。這裡有金針一副，灸草一捆，足供你學習應用了。至於人天之機，羲皇早已設就道場，只待有心人來此探索。你如有心，可先參透我昔日所言，其他全在你自己努力了。」

「師父，我什麼時候回山？」

「行醫為濟世，世上病人處處，哪有回山之理？」

「那我何時才能再見到師父呢？」

「問得好！人生不過因果相循，哪天你想通了，也就是當你你知道你『錯在哪裡』時，為師自會前往渡你。」

錢昆始終想不通自己錯在哪裡，那是到澄城之前，師父好像說自己太照顧自己，只好另外找人救他的兒子。到底錯在哪裡呢？照顧自己不能算錯呀！當時一心急，依稀說了句「請老人家原諒，在下一時心急，說錯了！」難道是指那件事？他想了又想，還是不得要領，只好再問：「師父能否明示，弟子錯在哪裡？」

逍遙子搖搖頭：「臘月雪滿地，想開花嗎？」

這句話他倒是懂了，錢昆便告別師父下山。先考了個赤腳醫生的執照，在甘肅六盤山下華亭一帶，行醫濟世。

錢昆的醫術不錯，醫德又佳，才幾年就馳譽遠近，博得了神醫之名。

一天，錢昆正在診所為人看病，門口來了兩個小年青，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，一個高個子說：「黃式輝算他奶奶的老幾？咱大爺一腳就踹扁了！」

另一個胖子說：「唱得好聽！見了他你不磕頭才有鬼！」

「去你的肥蛋！」

「肥蛋是什麼？」

「肥蛋是蛋的一種，金蛋最高級，肥蛋居次，狗蛋才是罵人！」

「沒聽說過，哪有狗蛋？」

「是呀！不然怎麼叫做罵人？」

錢昆聽這兩人言不及義，聲音又大，吵得他無法專心。便走過來說：「小兄弟，能不能請你們到外面聊去？」

那高個子一拍椅背：「咦！你算老幾？咱大爺愛在哪兒說就在哪兒說！」

錢昆說：「這是我的診所！」

高個子罵道：「奶奶的！沒開眼？憑哪門子是你的！」

錢昆知道這兩個人是找碴來的，這種事他早聽人警告過，勸他到時給幾個錢了事。偏偏他收費全看病人的情況，近日看診的都是些窮苦百姓，他等於在義診，難得有進帳。

「小兄弟！我這十天來都沒有進帳。」

「奶奶的！誰是你小兄弟？別嚷嚷！把咱也嚷窮了！」高個子把臉掉開。

胖子說：「沒錢也行！限你三天內滾蛋！」

錢昆說：「我可是正派經營，有執照的！」

「奶奶的！管你什麼照！再囉嗦就只剩兩天了！」

候診室裡有十來個病人，都是些老弱婦孺。見情勢不妙，一個一個躲到外邊去了。

錢昆還要理論，高個子彎身從椅下拿出一瓶汽油，灑在桌椅上，火一點，立時烈火熾天。錢昆苦苦經營的心血，不到幾分鐘就化作一片火海。

救火隊沒來，公安先到了。等錢昆把情形一講，有人就說了：「算了吧！你知道那兩個人是誰嗎？人家來頭可比六盤山還大！」

錢昆想起他們提到的一個黃什麼輝的，他一打聽，就有人向他說：「老兄！你是怎麼了？哪壺不開提哪壺？這人比秦嶺還高！」

錢昆的家當都在診所裡，這一燒，連開業都不成了。怎麼辦？走吧！

有個鄰鄉雖然遭受池魚之殃，倒送了些衣物和零錢過來，說：「錢大夫！我們小老百姓，只圖過個平安的日子！現在經濟發達了，人心也腐爛了，任誰腦瓜裡只想著鈔票！我勸你到大城市去吧！在那裡你準能賺錢，有錢就是王，那些錢不夠多、又想要字號的人物，這會兒都擠到我們小地方來啦！」

錢昆打算到陝西寶雞去，因為有人說那裡需要醫生。他硬著頭皮，向左鄰右舍借了路費，買了火車票，擠上硬座。車行不久，他就發現對面一個五十幾歲的老農，一直在輕聲咳嗽。錢昆看看他的氣色，發現他身體虛弱，眼泛紅絲，性急氣燥。肝經佈於脅下，開竅於目，這人顯然是肝火犯肺，肺津受灼，故成乾咳。乾咳看上去不算病，但咳久必成癆，癆是肺根受損之症，宜儘速治療。

治理肝火犯肺，當先瀉肝之餘氣，肝屬木，心屬火。木生火為瀉，心火盛了，血液循環就正常，陰陽平衡，則金可生水，痰可化生，入腎為尿、汗。

只是這是毛病而不是急症，人不來求，自己也不便毛遂自薦。

車到隴縣，那老農要下車了，錢昆注意到他行動虛浮，站立時身體抖顫。由於經脈的流向，是由足少陽膽經到足厥陰肝經，俗謂「肝膽相照」，即指兩者關係的密切。所以一處有病，另一處也難倖免。

當老農舉手拉住車桿的扶手時，衣袖往下滑落。錢昆看到他手臂上有好幾個黃色的大疤，他心中一動，聯想到他最擔心的一件事。顧不得其他，他忙不迭也擠下車，緊跟在老農後面，仔細觀察。

近來他發現肝炎有直線上升的趨勢，肝炎是西醫的說法，有多種不同形式的肝炎。多由食物與生活環境不衛生所引起，能導致消化不良，新陳代謝機能故障。最糟糕的，肝炎是一種傳染病，大規模流行時，死亡率甚高。

在中醫上，肝炎類於肝膽濕熱，通稱黃疸，患者身上會出現黃色的疸疤。肝主疏泄，也就是讓血液循環正常，使新陳代謝機能健全。膽助消化，亦主疏泄，膽汁來自肝臟，由膽注入腸中。一旦肝膽機能失常，就會導致體虛身弱，抵抗力下降，從而死亡。

西醫是工業發達國家所發展出的醫療體系，其特色是分科精細，對症下藥。缺點則是以刺激免疫力為主，消毒殺菌為輔，急病可癒，但後患也可期。因為用藥猛，一場戰役下來，人體受傷也不輕。一種病症暫時好了，往往又引發另一種病因。

因此，西醫變成了化學與工業的實驗，人體則成為實驗的戰場。表面上是人類戰勝了疾病，實際上是靠大量的財力，將預防、保健、治療等，與極有效率的社會網絡結合為一體。結果個人成為整體系統下的一個螺絲釘，完全要依賴社會才能生存，這需在資源豐富、繁華興盛之時，才可維持欣欣向榮。

西醫是溫室中的白玫瑰，潔白美艷，可供在案頭膜拜，也能在情人節一展風華，更能點綴富貴人家的後園。中醫剛剛相反，有如原野中的雜草，倔強堅忍，它是生態中的一員，永遠與生命同行。

窮人只配在「穴內弓身」，前途似錦的青年學子們，無不汲汲投向西醫。國家社會的資源，也無不以充實西醫設備、器材、資源為度。好在「堅忍」的野草總是春風吹又生，從來沒有在地球上消失過。

錢昆行醫數年，常為資源的分配不均所苦。當西醫發出警告，說肝炎即將流行之際，大小學校、各級機關單位紛紛動員，整理衛生、消毒殺菌。然而在一些窮鄉僻壤，肝炎卻被稱做黃疸病，就算診斷是肝炎，又有誰願意相信，又該歸誰管理？再說，窮人維持溫飽尚有困難，哪顧得到看病醫療。

所以，當錢昆發現黃疸病時，他唯一的辦法便是一一追蹤治療，希望至少不要嚴重到一發不可收拾，衍為災疫。

老頭走出車站，一個姑娘迎了上來，只聽她問：「爹，有希望嗎？」

老頭搖搖頭說：「算了！死了這條心吧！」說完又咳了幾聲。

姑娘神情大變，說：「那我怎麼辦？」

老頭邊咳邊說：「忘了他吧！天下又不是只有他一個人！」

姑娘顧不得眾目睽睽，伸手環抱住老頭雙肩，低頭抽泣起來。

錢昆一看，那少女衣袖滑下，臂上的黃疸更大，且有結疤的態勢。只因年紀尚輕，臉上又薄敷脂粉，不容易看出來。

錢昆忙走到老頭面前，先施一禮，說：「大爺，失禮了，我有件事想要請教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？」

老頭猶豫了一下，把女兒推開，說：「請說。」

錢昆問：「大爺是不是不思飲食，口常渴，心常跳，胸痛喉癢，四肢無力？」

老頭說：「是又怎樣？我老頭六十有五，也該走了。」

姑娘淚痕未乾，急道：「爹，您不要這樣說。」

老頭說：「還能怎麼說？我有肺癆，又有黃疸、風濕！唉！活著不如死了，但是又不能丟下妳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錢昆聽老頭自己都說出來了，那就不必繞圈子了，便說：「大爺，肺癆和黃疸都是傳染病，為什麼不去衛生所治療呢？」

老頭說：「去過了！有什麼用？有半邊天在，我們這些苦命人能活下來，就算是皇天開恩了。」

錢昆大異：「你怎麼這樣說？當局勤政愛民，現在除窮扶貧效果不錯，只是早期底子差了些，苦日子快過去了。」

老頭說：「先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政府的政策是一時的，就像天氣一樣，有晴天也有下雨天。可是人性是不變的，有好人，有壞人。好人不會招惹誰，壞人到處找碴！人若倒霉，晴天摔在水坑裡也是有的。」

想不到老頭也有一套人生哲學，錢昆無言以對，只好說：「可是這位姑娘也得了黃疸病，為什麼不去治療呢？」

「我說過啦，有半邊天呀！」

「什麼半邊天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？那就再問吧！」

「我不問怎麼知道？」

「不知道是你有福氣，還是別問吧！我不怕死，可是還得顧我閨女呢！」說完，老頭拉著兩眼通紅的姑娘，向錢昆點點頭，回頭就走。

錢昆覺得問題很嚴重，這半邊天一定是個惡霸，在此魚肉人民。自己不也是剛被惡霸燒了房子，趕離家園的嗎？

話說回來，自己學醫就是為了濟世救人，哪能因為個人的遭遇，就向惡勢力低頭？他想到這裡，驟然勇氣倍增，拔足趕了上去，說：「大爺不必擔心！在下略通醫術，願意免費給你們治療。」

老頭說：「先生的好心，我老頭心領了，可是看病事小，買藥還是要花錢呀！不是我狗眼瞧人低，先生也像個落難人，只怕自身難保呢！」

錢昆低下頭去看看自己，一身衣服都是鄰居送的，看上去和個「盲流」差不太多。這一剎，他才想起，唯一的一張車票都浪費掉了，今天連個歇腳處都沒有著落，居然還妄想幫別人的忙！

老頭一見錢昆尷尬的表情，又乾咳了幾聲，說：「這麼吧！來我家坐坐，喝口茶，咱們聊聊。半邊天也好，一整天也好，總不成禁止交朋友吧！」

錢昆也不推辭，三人走了三五里路，見前面有一棟夯土為基，黑瓦做頂的房子，孤零零的立在一片旱田邊。走近一看，房子很簡陋，只有一門兩窗，老頭推開破舊的板門，裡頭倒是十分整潔。內部分隔為兩間，一內一外，家具就是幾張桌凳，最令錢昆驚訝的，是牆根處有一個紅木櫃子，櫃子內倒有不少書冊。

老頭與錢昆在外間坐下，姑娘入內燒水烹茶。錢昆也不客氣，約略將前事說了。老頭沈吟半天，說：「我只是猜的，你這事一定和半邊天有關。」

錢昆問：「半邊天是個人嗎？」

老頭邊咳邊說：「是的，他叫黃式輝，他老子是寶雞的市委，人很正直，為地方做了不少事。偏偏工作太忙，疏於管教，兒子交了一些好事的朋友。去年有人盜墓，他們發現在陝西乾縣的唐代皇陵中出土的一部典籍，其中載有極為先進的中藥丸劑製造方法。黃式輝一見就知道有大利可圖，便籌資設廠，並在各地安插他們能控制的醫生，力求壟斷中醫市場。黃市委知道了，很不以為然，但他有個毛病，就是懼內，一聽河東獅吼，他只好默不作聲，任由他們胡搞。」

「可是在我印象中，燒我房子的那兩個人，好像和這個半邊天不是一路的。」

「那就對了，我也一直納悶，看來外頭的勢力也來爭地盤了！」

「這有什麼好爭的？」

「發財呀！有名有利呀！我原是個工程師，自從上個世紀末國企分離，我便下崗了。可是年歲大了，什麼活都幹不來，只好買了這間房子，給人寫寫文書，簡單度日。前年老伴也去了，膝下又無子女，剛好這女孩也無家可歸，便收養下來。」

姑娘把茶送上來，老頭話說得太多，咳個不停。錢昆想起身上還有金針，便說：「能不能把舌頭伸出來我看看？」

老頭伸出舌頭，錢昆見上面有一層很厚的黃舌苔，兩旁卻紅得像火，顯然病情不輕。他又請老頭伸出左手，把住「寸關尺」，仔細審查。

他一把脈，立即被老頭體內激盪的血氣嚇呆了。還未用力，在「寸」處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強烈衝勁。照說老頭的脈象應該是虛弱不堪，此刻卻是陽勝於陰，裡象充實，代表身體健康得出奇。怎麼可能呢？左手的「寸脈」反映「心臟」，「實」的感覺代表血量充沛。也就是說，全身血液旺盛。

錢昆再查老頭的「關脈」，卻是「滑脈」，表示肝臟內滯，有痰。奇的是「尺脈」又浮又虛，表示腎臟精虧嚴重！

那麼，「寸脈」厚實的血量是從何而來？肝和腎都沒有充足的血液，雖然人體四成的血液都集中在腹腔靜脈內，但總要有動力，將之逼回心臟，才能循環至血管內。這種「運氣逼宮」，百脈朝陽的方式，要有非常深厚的「內家功夫」才做得到。就算有功夫，也只能扶濟一時，而不能治病。

「老先生是練家子嗎？」

「什麼練家子？我老頭連把式都不懂！」老頭咳著說。

錢昆見老頭咳個不停，不忍多問，決定先止咳再說。

逍遙子傳了他幾根金針，錢昆極為珍惜，特別用一個皮袋裝了，掛在胸前。他取出金針，說：「我現在要給你用針，讓你一時三刻內不再咳嗽。」

「那就有勞了。」

錢昆先要來一盆火，將針放在火上烤了一烤，以資消毒，在老頭腳後跟上、足少陰腎經的「大鐘穴」下針。以他的經驗，老者體虛力弱，應該很難「得氣」。不料一針才扎下去，還沒有搓撚，就感到穴道的吸力極強。這麼多奇事碰到一塊，錢昆實在忍不住了，問道：「你吃了什麼藥嗎？」

老頭瞄了他姑娘一眼，說：「哪有什麼藥可吃？」

錢昆向姑娘說：「麻煩妳幫我燒壺開水來。」姑娘應聲去了，他才對老頭說：「不要瞞我，你體內的氣很不正常，怕有生命危險。」

老頭歎了口氣，說：「我吃了血蓮。」

「血蓮？」

「是的，我在半邊天家裡偷吃的。他有個手下，強暴了我的閨女，她現在已有身孕，我只是去問問，看他要不要認這事。當時我體力不濟，又氣他們不過，聽說血蓮子有起死回生之功，正好看到桌上有包丸劑，我就拿來吃了。」

錢昆說：「糟了，血蓮子太過陽剛！你的體質太弱，恐怕禁受不了。你現在是否感到胸脅刺痛？」

「是呀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你這是回光返照，血蓮子使你腹腔收縮，把血液逼壓出來，但是身體卻禁受不住，就像一根快熄的蠟燭……」

正說著，砰然一聲巨響，木門被人踹開。三個大漢闖進來，劈頭就責問老頭：「不知死活的老鬼！血蓮子呢？快拿來！」

老頭說：「在我肚子裡，來拿吧！」

為首那人怒道：「別唬我！你又不是醫生，怎麼吃法？」

老頭說：「不過幾十粒丸子，吞下去不就得了？」

那人說：「行！既然在肚子裡，咱帶你去交差！」

姑娘聞聲跑出來，一個大漢摸摸她的臉，嘻皮笑臉的說：「跟咱好算了，那小子不是好料，妳也當寶！」

為首那人說：「小李！大爺在等呢！快走吧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！」

錢昆再也不能忍耐了，怒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難道不知有國法？」

那人連口都不開，飛起一腳，把錢昆踢得蹬蹬連退了幾步。另外兩人硬將老頭拖出門外，架著他上了一部旅行車，車門一關，揚長而去。

等錢昆爬起來，車子早不見蹤影了。姑娘還在哭哭啼啼，坐在地上不肯起來。錢昆也不知如何勸慰，悶悶地走出屋外，暗歎人性薄涼。他也感嘆，學醫本是為了濟世，看來連自己都保不了了！

突然，不遠處傳來一陣尖銳煞車聲，眼前捲起滾滾塵沙，那部旅行車又急停在門前。車內下來兩個人，錢昆還未看分明，其中一人已走到他前面，一拳揮來，打得他眼冒金星，昏倒在地。

等錢昆聽到人聲，睜眼一看，自己已被五花大綁，平放在一間大廳地上。那老漢渾身是血，鼻腫臉歪，氣若游絲，正躺在自己左邊。

錢昆掙扎著坐起來，見堂上坐著一個穿著十分講究的人，看上去不到三十歲，氣虛身浮，卻又頭肥腹大，一副淘空後填的德性。那人見錢昆已醒，扯著破鑼嗓子道：「老孔說你是個大夫，看來不像嘛！」

錢昆忍氣吞聲說：「大爺，我不騙你，這個老先生有傳染病，而且是空氣傳染，如果不治療，很可能會釀成災疫。」

那人先是不信，繼而又想到什麼似的，臉色一變，隨即開懷大笑，說：「好極了！那你說說看，他得了什麼病？」

錢昆說：「是黃疸病，也就是西醫說的B型肝炎。」

那人點點頭，說：「你能醫治這種傳染病嗎？」

錢昆說：「早期還可以，一旦傳染開來，疫情控制就要靠官方了。」

那人又問：「用藥量大嗎？」

錢昆說：「大極了，這是慢性病，要時間。」

那人忙命左右將錢昆解縛，請到上座，送上好茶，客氣地說：「我叫黃式輝，是式輝生化製藥公司董事長。我們專門生產中藥丸劑，是根據大內秘方製成的。」

錢昆怕惹麻煩，只說：「我叫錢昆，中醫，在華亭開業。」

黃式輝說：「請問是哪個學校的？」

錢昆說：「我是自修學成的，經國家鑒定合格。」

黃式輝說：「那你對中醫丸劑的看法如何？」

錢昆說：「我舉雙手贊成，只是不知道目前生產情形如何。」

黃式輝拍拍手，對走近的一人說：「拿幾包藥來。」

那人忙至後進取來四五個小紙包，黃式輝接了便遞給錢昆。他打開一看，丸粒不均，光澤不正，著色錯誤，簡直是草菅人命！他忍不住抱怨道：「這怎麼行？這算藥嗎？」

黃式輝臉色一沉：「這不算藥？你懂不懂？」

「我當然懂！你看！隨使用紙包一下，不受潮才有鬼！一受潮，藥性就會改變！」

黃式輝自知理虧，悻悻地說：「這是樣品，以後會改進的！」

「這些藥丸萃取的過程有瑕疵，所以不均勻！」

「這是小問題！」

「是的，可是大問題馬上就來了，這包上面寫的是桑白皮，是泄肺行水，祛痰之藥。桑白皮是白桑樹根乾燥的內皮製成的，理應光澤圓滑，這些藥丸都摻有雜質……」

「我說過了，這是樣品，以後會改進的！」

「還有更不可原諒的錯誤！這種藥丸表面應著灰白，這個卻是紅色的！」

「嘿嘿！你這就說外行話了，白色不好看，為了要客人高興，要弄得好看些！」

「藥是治病用的，為什麼要客人高興？」

「客人不高興我們怎麼賣？」

「賣錯了藥，會害死人的！」

「不過是顏色吧了，怎麼就會賣錯？」

「因為這種丸劑起碼有五千種，共分五大類，分屬五行，各類再根據藥性分別定色。這樣在配藥時，才不容易出錯。就以這個桑白皮來說，標成紅色，表示是治心臟的藥。若是血虧之疾，吃了它可就麻煩了，因為它是大泄又敗血的藥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！你懂什麼？」

「我當然懂！」

「不要自以為是，這是最新科技！」

錢昆忍無可忍，大聲說：「我當然懂，因為這一套是我發明的！」

黃式輝氣得一拍桌子，大罵道：「混蛋！你幾千歲了？這是唐乾陵出土的大內藏經配製的！你想冒充？」

錢昆洩氣了，只好從實說：「是我放棄名利，讓出版商這樣說的。」

黃式輝說：「放棄名利！天下有這種人？那你為什麼不遠離人間，做神仙去！」

錢昆說：「做神仙有什麼用？我要濟世救人呀！」

「救世濟人？憑你？」

「我也是人，當然可以！」

「說得好聽！神仙救人我還聽過，人要不害人就不錯了！」

「神仙是假的！醫生是真的！」

「神仙我沒見過，醫生我手下有好幾百，真的只會要錢！」

「我不要錢。」

「你不要錢？那別人怎麼辦？」

「什麼別人？」

「別的醫生呀！」

「醫生應以救人為念。」

黃式輝大喝：「混帳王八狗屎蛋！看你也不像個笨蛋，要是做了神仙，什麼人你不可以救？憑你這副德性！濟世救人？我倒要看看你救不救得了自己！居然在我半邊天前鬼扯！來人！把他推到黑牢去，哼！」

下人不由分說，將錢昆與老頭一併押入地下數公尺的黑牢中。

這牢房是座不折不扣的黑牢，一點光線都沒有。過了很久，仍然不見一絲動靜。老頭自從被拋進來以後，一直沒有出聲。錢昆試著四下爬行摸索，到處濕濕滑滑的，觸鼻都是腥穢的黴氣。

他前前後後觸摸，地勢忽高忽低，還有不少硬硬長長的東西，好像是骨頭。錢昆知道這次凶多吉少了，他思前想後，不由得喟然歎息，學醫學到這個地步，又是所為何來？真如半邊天說的，連自己都救不了了！

他想起師父悉心教導之恩，早知如此，便應該向師父學點「山術」。至少學會武功，今天也不至於陷身黑牢！

錢昆心緒如潮，為什麼自己不願學神仙術呢？不相信！也不是。打年輕時在楊梅起，那不三不四四個小孩的事，土地公的預言，好像是南柯一夢，又好像確有其事。再說師父吧，他那些神通，自己是親眼目睹，只是心底有一股反抗的情結，每遇到這種事總是心不在焉，好像與此無緣一般。

由反思中，錢昆才開始懷念師父，以及在山上修行的日子。對了，師父曾說過，如果想見他，只要想通了「錯在哪裡」，師父就會來解救自己。可是，要想出自己錯在哪裡，可真比登天還難。

人的本能就是容易原諒自己，人的眼睛向外看，人又極端依賴眼睛。往往只看得到別人的過錯，看不到自己的。就算明知錯在自己，也知道錯在何處，總是找得到千萬個理由來解釋自己是對的，至少那種錯誤是可以原諒的。

然而，別人犯錯的理由呢？當然不知道，也不願意知道，甚至知道了也不願相信。結果就算有時心裡想原諒別人，也很難做到。更兼各種大事小事不斷累積，若不求化解，牢記在心，久而久之即生成見，就此戴上有色眼鏡。

不論錢昆怎麼想，他始終想不出自己錯在哪裡！

反倒是他想到剛才那一幕，半邊天不相信他有救世濟民的高貴情懷，居然嘲笑他應該去做神仙！對了！如果做了神仙，有了神通，不是更能救人濟世嗎？是呀，為什麼當初不向師父學做神仙呢？如果我是神仙，哼！先宰了這個半邊天，還有……還有他的嘍囉，當然，除惡務盡！

如果把壞人殺光，只剩下好人，那才是真正的濟世救民！

錢昆恍然大悟，振臂高呼：「師父，我知道錯在哪裡了！我應該修神仙！」